

第一章

蕭瑟的風，吹在山谷裏，傳來了如同鬼魅嗚咽的聲響。

一道黑影踏過樹葉悄然來到瀑布下，那裏站立著另外一個黑色身影。

那人背對著黑影，只是略微側過頭，眼中閃過一道寒冷的殺氣。

殺氣冷冽直撲黑影而去，黑影淡然一笑，冷笑聲中，殺氣化作無形，消失在空氣中。

「閣下就是傳聞中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一刺客，魅影？」

黑衣人蒙著臉，轉過身，看向了背後的殺手。

殺手笑了笑，抽出自己的劍，那劍通體發著螢光，一看便知塗滿劇毒。

這是天下第一刺客的劍，是獨一無二的毒劍，殺人無數，血流成河，讓黑衣人無法再懷疑來者的身份。

「好，這是訂金！」

黑衣人丟了個包袱，魅影接過，那包袱沒什麼重量，輕輕挑開才發現，包袱裏竟然都是百兩銀票，一疊一疊的，金額一時難以估計。

魅影抬眼打量著面前的人，出手大方，但任務也不小，不過，他只是個殺手，不需要去打聽對方的底細，追根究柢只會越了界，有違職業道德。

「三個月內，我必完成任務。」他頗為自信的開了口，之後便又化作一道清風疾馳而去，捲落幾片碧綠的葉子。

「哼。」黑衣人一拂衣袖，側過身子，繼續欣賞著高山瀑布，心裏暗喜的最後放聲大笑了起來。

西闕國境

乾涸的沙漠沒有半點水氣，強烈的日光灼燒著大地，連植物都低垂著頭，毫無生氣。

此時已過盛夏，可即使入秋了，依舊是炎熱異常。

城裏的百姓們紛紛躲在家裏避暑，大街上，只剩下巡邏的士兵無力的在街道上徘徊。

奉命前來送嫁的將軍站在城牆上遠眺，惡毒的日光將他曬得汗流浹背。

「將軍，公主特命小人前來請將軍回府歇息。」一旁，一位內官朝他行了一禮，說出自己的來意，伸手抹去額頭上的汗水。

將軍頓了頓，沒有轉身，只是冷冷回答，「末將奉命在此等候東籬王的迎親人馬，麻煩公公轉告公主，公主的好意末將心領了。」

「將軍……這……」內官很是為難，「這又是何苦？」

「你下去吧，我要一個人靜一靜。」

內官又猶豫了一會兒，發覺對方似是下定了決心不再多加理睬，這才咳聲嘆氣的跺了跺腳離開。

西闕將軍九圓繼續站在牆頭守望，心裏卻還是忍不住泛起苦澀。

公主即將遠嫁，他果然還是遲了一步……

此時，大漠上，一隊人馬緩緩行走著，每一個人的臉上都顯出疲憊神色。

幻親王裴千幻原本是騎在馬背上的，但是被這烈日一曬，嬌生慣養的他又怎能承受得住。

早知道這樣，當初就應該跟著皇兄習武……差點暈厥在馬背上的裴千幻很是懊惱，最後只能躲進原本要給新娘子搭乘的大紅花轎，被人抬著，顛來顛去。

一面不停搗著扇子，裴千幻一面拉開轎簾，喚來下人問道：「還要多久才可到達？」

「回王爺，已經能看見西闕國境邊城了。」下人看見遠處出現的古老城牆，喜出望外的稟報。

這一路他們可吃了不少苦頭，又要應付忽冷忽熱的天氣，又要照顧嬌弱尊貴的王爺，回程再加上一個金枝玉葉的公主，只怕苦日子還要持續好一陣子。

一想到這裏，下人的臉上浮現出一絲苦悶，但裴千幻可不管這麼多，看著漸漸接近的西闕城牆，他第一個想到的，就是清涼的水和舒服的床鋪。

「末將九圓，參見幻親王。」九圓一見迎親隊伍到了，立即走下城門，單膝下跪，抱拳行禮，卻見紅轎中驀地伸出一隻雪白的手。

「免禮，快帶本王進城！」

「……是。」

那轎子不應該是用來迎娶公主的嗎？九圓納悶，但又不方便問，只能要軍士們讓路，迎接貴客進入自己府中。

轎子落地，裴千幻立即從轎子裏鑽了出來。一路的顛簸勞累讓他疲憊不已，一下轎就伸了伸懶腰，打了個哈欠。

九圓這才看清楚這位幻親王的臉。小巧的瓜子臉，雙唇紅潤，肌膚雪白細膩，髮色烏亮，一看便知是從小被呵護嬌養的人。

聽聞這幻親王一直很受東籬王和先王疼愛，難得這一回東籬王願意讓自己最疼的弟弟吃盡苦頭前來西闕迎娶，也算是香香公主的福氣了吧……

「殿下，請往這邊走。」九圓一邊想，一邊領人入房。

一見到他們，將軍府裏的下人全都跪拜在左右兩側。

「呃、將軍，不知道能否先讓我沐浴更衣？這麼一身臭汗去拜見公主的話，未免有些失禮。」裴千幻說著眨了眨眼，一臉頑皮，說是皇子，更像是哪家的俏皮千金。

九圓立即回道：「早已安排下去了，殿下請。」

一聽說可以沐浴，裴千幻頓時開心的笑彎了眼。他這一路受了不少苦，早就在心底把那個狠心的皇兄罵了個千百回，只是一聽見可以泡澡了，就立即忘了繼續咒罵，心早已飛到房間裏去。

九圓看著他奔跑的背影，不由得失笑。這幻親王，分明還是個孩子。

可是自己家的公主，不也是個孩子嗎？他卻保護不了那個孩子，最後竟然還要眼睜睜的看著她離去，若要說心不痛，絕對是騙人的……

裴千幻一踏進屋子裏，就看見已經準備好的巨大木盆，欣喜不已，立即要下人離開，關上屋門便脫去自己的衣服，鑽入清涼的水裏。

「啊……」一下水，感受著那冰涼的刺激，他不禁嘆息，從來沒有覺得泡個冷水澡會是這麼舒服的事。

屋子裏沒有旁人，裴千幻傻傻一笑，像個孩子似的在浴盆中戲水，把水花拍濺得很高，再落下來灑在他的臉上，最後，索性閉上雙眼，伸出舌頭去感受那落下來的冰涼，只覺冷水入口，舒爽難當。

驀地，一聲輕笑讓他猛的驚醒，一睜開雙眼才發現，自己的屋梁上竟然藏著一個黑衣人，此刻，黑衣人正捂著嘴，紅著臉看著自己。

「啊—」裴千幻剛想大聲叫喚，那黑衣人便斂去笑意，迅捷飛身下來捂住他的嘴，低聲在他的耳邊說：「不想死的話，就給我閉嘴。」

「唔……」裴千幻難受又委屈的點了點頭，眼睛裏頓時閃著點點晶亮，表情和孩子一樣，讓黑衣人一時間也下不了狠手。

「哼。」黑衣人取來他衣服上的腰帶，將他的手腕纏繞起來，又拿了他的襪子塞入他的嘴巴裏。

裴千幻皺著眉，更難過了。雖然是自己的襪子，但幾日的奔波下來，襪子早就異常難聞，而此刻這麼噁心的東西居然被塞進他的嘴裏，他的眼淚立即如同泉湧般落了下來。

黑衣人一皺眉，不知道面前的小子在哭什麼，將人綁好之後，他小心的走到門口，在紙糊的門窗上鑽了個洞，朝外張望一會兒，確定無人來干擾，方才鬆了口氣。他又走回裴千幻身邊，看他哭得梨花帶淚，只覺得好笑，惡劣的又捏了捏他的臉，那雪白的臉蛋頓時紅了一塊。

不曾受過這種待遇的裴千幻頓時哭得更傷心，兩隻眼睛通紅，用極為哀怨的目光譴責著黑衣人，看得對方頭皮發麻。

饒是他殺了再多的人，也從沒感到這麼罪惡過，好像自己做了什麼虐殺幼童的事情一樣……

「好了，別哭。」冥魅走到裴千幻面前，輕輕抹去他晶瑩的淚水，可是他的淚卻依舊收不住，不斷滴落，甚至有越落越兇的趨勢。

冥魅不由得苦惱了起來。

他當殺手這麼多年，第一次把事情辦得這麼糟糕，躲在屋梁上，竟然還能讓眼前這小子發現。

這小子看起來沒什麼武功，自己是因為看見了他戲水的傻樣，忍不住笑了出來，才會這麼輕易暴露形蹤。

他那樣的表情，很像過去自己收養的一隻小狗，總是喜歡搖著尾巴跟在自己左右，露出喜悅的表情，而他現在的委屈模樣，也像那隻小狗被自己丟在家裏時孤零零的失落神色……

冥魅一心沉醉在自己所養的可愛動物裏，等回過神來的時候，才發現自己的手已

經摸到了對方臉上。

在被他碰觸後，裴千幻稍稍顫抖了兩下，臉上浮現兩朵紅暈，增添了不少可愛氣息，害得他的心頓時一陣蕩漾，差點壓抑不住對可愛事物的喜好，將面前這個少年直接裹起來帶走。

但是，他並未忘記自己真正的來意，未忘記那個苦苦哀求自己的少女。

那個少女一臉欲哭無淚，獨自站在懸崖邊的模樣太令人難受，彷彿隨便一陣風就能將她吹入深淵，使他難得的動了惻隱之心，上前詢問原委，這才得知少女竟然是西闢公主，將要被迫和心愛之人分離，遠嫁東籬。

禁不起少女的苦苦哀求，他一時心軟，暫時丟下自己原本的任務，勉為其難的答應她來到這將軍府，以便隨時都可以將她帶走，卻沒想到竟然會被面前這看起來只有十六、七歲的小子發現。

「我放開你，但是你不准亂叫，否則……」冥魅稍稍釋出了一絲殺氣，眼裏的兇狠令裴千幻嚇得臉色發白，只能拚命點頭。

雖然表現出兇狠之意，但冥魅的動作卻非常小心，輕輕取出裴千幻嘴裏之物。

沒想到他一點也不守信用，立即提氣就要大呼小叫。

「來一」

只一個字，還沒用足所有力氣的他，鼻子和嘴就被一隻大手捂住，他立即掙扎了起來，激起陣陣水花。

死死捂著他的嘴巴，冥魅皺起了眉頭。江湖中人最講究信譽，可是這小子竟然敢欺騙他，剛剛還點頭求饒，下一秒就要違約呼救，幸好自己眼明手快，這樣卑鄙的小人，不如就一狠虐的殺意竄上心頭，他將另一隻手掐在裴千幻的脖子上。

裴千幻登時漲紅了臉，被迫抬起頭看著剝奪自己所有呼吸的男子。

可最終，冥魅還是沒有掐死他，只因對方睜大的淚眼，看起來是那麼的哀傷。

不過是個小鬼，自己何必與他認真？想通後，他放緩手上的力道，可是人卻漸漸闔上雙眼，整個往水中滑下去。

他心驚，急忙將人撈了起來，才發覺少年面色蒼白，呼吸微弱，大概是剛才被自己阻了呼吸，導致短暫昏迷。

探了探對方的鼻息，冥魅一把將人從水裏抱了出來，平放在床鋪上，以口為他渡氣。

沒多久，裴千幻終於咳出了聲音，也發出沙啞的呻吟。

冥魅依舊貼在他的唇瓣上，柔軟的觸感讓他不由得有些眷戀，只希望對方晚一點清醒。

裴千幻昏沉沉的睜開眼，視野還是模糊不清，但是卻感覺到有人貼在他的嘴唇上，心裏的第一反應就是——如果是位美人該有多好？

「你終於醒了？還不舒服嗎？」見他睜眼，冥魅只得放開那柔軟的身子，小心探問。

等裴千幻看清楚眼前人的臉之後，蒼白的臉色頓時變得更差。

輕薄自己的人，竟然是個男子而且器宇軒昂，長相陽剛，一點也不似洛宰相、柳

太史和魏尚書那般略顯陰柔之態，他裴千幻為了美人而一直保留到現在的初吻，就這麼莫名其妙的給了面前這位仁兄

越想越傷心，裴千幻抽噎得更嚴重，眼看就要大聲哭出，冥魅有些手忙腳亂的撫上他柔順的髮絲，一邊溫柔的低喃。

「放心，我不會傷害你……放心……」他還是第一次被這樣的生物整得不知所措，只能使出自己擅長的催眠大法。

耳邊的音調平和沉穩，彷彿帶著魔力一波一波震入耳膜，聽著聽著，裴千幻忽然覺得很睏，漸漸止住了哭泣，眼皮直往下掉，最後直接倒在冥魅的肩膀上。

冥魅繼續撫著他，許久之後，見懷中人睡沉，方才嘆了口氣。

他輕輕將人放上床，解去雙手束縛，少年沉沉昏睡，把身體蜷縮了起來，小嘴一張一闔，臉上終於恢復了粉嫩顏色，還淡淡的綴著兩團紅暈。

看起來，真像一隻可愛的小白兔……冥魅下意識嚥了嚥口水。

他是個殺手，卻沒人知道他異常喜歡可愛的動物，家裏養了一堆又一堆的寵物，不知他身份的人，總是肆無忌憚的叫他「怪人」。

可他就是不喜歡和人打交道，見過太多事情後，他知道人心比自己的劍還毒上幾分，但動物卻毫無險惡居心，可以安安靜靜的跟隨著他，不像人那麼聒噪，喜歡道是非。

而面前這個人，卻是他這麼多年來唯一見過最像動物的人類，讓他幾乎忍不住想要伸手去碰觸，想要抱著那弱小的身軀。

手指在裴千幻淡粉色的嘴唇上輕輕劃過，裴千幻睡得正甜，感覺到唇瓣上的異動後，也只是微微張開小嘴，卻正好將冥魅的手指咬在嘴裏。

好像……吮吸自己指尖的初生小狗。冥魅興趣盎然，動了動指尖，裴千幻卻悶哼一聲，雙手突地握住他的手指，接著塞進嘴裏，像是夢見了什麼好吃的東西似的，一臉滿足，下一秒就狠狠咬下！

冥魅臉色微微一變，痛覺讓他清醒，意識到面前的並不是什麼小動物，而是活生生的一個人——一個自己最不喜歡的生物。

收回自己差點被咬斷的手指，他嘆了口氣，又見床上的人光著身子瑟瑟發抖，便伸手取了被褥，丟在他身上，自己才經由窗戶跳出屋外，摸到隔壁房間的窗下。這間房裏住的就是那位求他幫忙的少女，西闕公主于香香。冥魅悄悄打開窗戶，望進屋內，卻看見一個高大的身影——九圓將軍！

見房內有別人，他急忙貼在牆邊，屏住呼吸，聽著屋內的談話。

「九將軍，你當真就這麼絕情？香香有哪一點不好，惹將軍不高興了？」

少女的音調沙啞，不似她的長相那麼嬌美，但就是這樣另類的嗓音，聽起來也頗有韻味，即便是對人不感興趣的冥魅也知道，于香香是少見的傾國之色，如果不是他的興趣特殊，怕也是忍不住會動心的。

只可惜，對面的那位將軍似乎和他一樣異於常人，對公主如此明顯的示好仍舊顯得無動於衷，只是木訥的答道：「公主殿下國色天香，賢良淑德，嫁去東籬必能得君王寵愛，末將怎敢不高興，末將只為公主日後的生活感到欣慰。」

「好！好你個九圓！末將末將，短短幾句，就把你過去的誓言全都拋卻了！是我香香太傻，以為你是當真要娶我過門，如今……」于香香咬住下唇，身體微微發顫，心痛的目光直直落在眼前的人身上。

九圓苦笑，「公主，那都是小時候的戲言，公主何必當真？」

聽他這麼說，于香香的心猛的一揪，但是這次她並未表現出來，臉上的惱火神色也立即褪了下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冰冷。

「的確是本公主自作多情了，那好，既然如此，本公主也不再為難將軍……本公主有些睏了，需要休息，將軍可以退下了。」說完，水袖一甩，于香香坐上自己的床，聽聞身邊未有動靜，又抬起頭看著有些躊躇的男人，冷笑嘲諷。「怎麼，將軍還要留在本公主這裏嗎？」

「……末將告辭。」九圓頓了一下，彎腰行禮之後轉身而去。

屋子裏頓時只剩下于香香一人，她嘆了口氣，渾身散發出淡淡的憂愁。

冥魅聽見關門聲後，立即躍入室內，險些將于香香嚇破膽，待看清他的臉後，才鬆了口氣，「恩公，麻煩你進來的時候說一聲。」

他走到于香香面前，見她一臉愁苦，也知道她此時心情必定不佳，可是自己天生不會安慰人，於是沉默了片刻後，問道：「接下來妳打算怎麼辦？」

「恩公，我不想嫁給東籬王，也不想……留在西闕。」說著，她自嘲的笑了起來，「原本我以為他會挽留我……可是，呵呵，是我太傻，他的心裏根本就沒有我的存在……」

「如果是東籬王的話……我倒是有個主意，既能幫助妳，對我也方便。」冥魅笑了笑。

決定幫她後，他便已經想好一個一石二鳥的計策，好在于香香的身形比普通女子略高些許，再加上自己的縮骨功和易容術，自己要偽裝成她並不困難，反正只要冒充她到東籬，等自己解決了東籬王後，誰還會管新來的公主是男是女？

思及此，他笑得更加得意。

第二章

裴千幻這一睡，直到天黑下人們前來敲門請他用膳時，他才幽幽轉醒。

一醒過來，發現自己全身赤裸，又看見那木盆，一時還摸不著頭緒，不明白自己是怎麼從水裏爬出來鑽進被窩的。

好像有什麼東西，想不起來了……

咬著自己的手指，裴千幻想破了腦袋仍一無所獲，反而把他的頭想得更痛而已。

「哈啾！」狠狠的打了個噴嚏，他吸了吸鼻子，天生樂觀的他決定不想了，直接跳下床，迅速穿起衣服。

為了他空空如也的肚子，其他都可以拋卻。

但，還有一樣可以敵過肚子的飢餓，那就是晚宴上便能夠看見那位傳說中美若天仙的香香公主了！

美人和美食是裴千幻的最愛，美食可以填飽肚皮，而美女能滿足他的雙眼，進而使他更有食慾，只是不知道公主的容貌是否真如世人傳言一般絕色，會不會讓他

忘記腹中飢餓。

當晚的晚宴，設在將軍府庭院裏。

沙漠地帶到了夜間，天氣不再像白天那般炎熱，一輪明月當頭照，天空竟不見一朵烏雲。

筵席上，眾人席地而坐，中間鋪著毛毯，赤著腳的舞孃們踏著毛毯載歌載舞，腳腕上的銀鈴發出清脆聲響。

裴千幻坐在上位，瞇著雙眼看向那些跳舞的美人。這些舞女已是這般花容月貌，那位香香公主豈不更是傾國傾城？如果真如洛宰相那時所言，能讓他將這位公主娶回去，收在自己的王府中，不知道會不會羨煞滿朝文武大臣？

想著皇兄將公主許配給自己的場面，裴千幻快樂得差點當場笑出來，不過即便他成功掩藏了自己的得意，笑容卻還是不知不覺爬上他的唇角。

九圓一直在一旁觀察他，見他高興了，也就鬆了口氣，朝裴千幻行了一禮，說：「殿下，我們香香公主身子虛弱，往東籬的路程一路顛簸，要勞煩殿下多多照顧了。」

「這是自然，將軍不用牽掛。」揮了揮衣袖，裴千幻在心裏笑道：本王自己的妃子怎麼可能不照顧得好好的呢？我一定會將她養得白白胖胖，讓那些大臣們嫉妒死！

他一邊幻想著公主的容貌，一邊按了按自己的胸口，確定那日出發時宰相給的贈禮還在後，笑容綻得更大，竟讓九圓也不由一楞。

人人都說東籬皇室個個長相不差，看來傳言非虛，面前這位幻親王就生得儀表堂堂，想必他的兄長東籬王也不會差到哪裏去……

心有點痛，但是九圓選擇忽略，朝裴千幻客氣的笑。「多謝殿下，香香公主還有不喜生人的毛病，若是頂撞了殿下，還望殿下多加擔待。」

不喜生人？那就是說香香公主很矜持很害羞了？裴千幻將這話轉成自己的解釋之後，對那位公主更有好感了，恨不得立即衝到公主的房裏告訴她，他才是她的夫君。

「香香公主嘴巴很刁，不喜歡吃辣，不喜歡蒜味，不喜歡青菜……」九圓很是認真的說著自家公主不喜歡的食物，最後鉅細靡遺的說了一大堆。

「你乾脆直接告訴我她喜歡吃什麼好了。」裴千幻聽到最後，忍不住阻止這位像是公主奶娘似的將軍，很是擔心到了東籬，王府裏會找不到任何合公主口味的食物。

「公主喜歡吃魚，喜歡吃牛肉，喜歡雞爪……」

正當九圓又一次一樣一樣細數時，四周突然傳來驚嘆聲，裴千幻也不再顧及這位囉唆的將軍，立即抬眼，那個讓他朝思暮想的人兒正好落入他的眼簾。

白色紗衣在風中飄舞，于香香踩著輕盈的步伐走入庭院，臉上蒙著一塊白色面紗，讓眾人看不清她的容貌，卻更能引起大夥的好奇，也增添了幾分神祕。

看不見公主的臉起先讓裴千幻很失望，但是轉念一想，這一路回國，自己有的是機會獨享美人，又何必在現在把寶貝拿出來供大家欣賞。

想到這裏，他便呵呵一笑，走下席位，向公主行了個禮。「本王乃是東籬國幻親王裴千幻，見過公主殿下。公主殿下美名在外，今日一見，果然不同凡響。」拍馬屁的功夫他還是略具一二的，一切都源於平日裏，自己身邊的人總是一再說著討好自己和母后的話，而自己也學了幾句來討好皇兄的關係。

他對著于香香誇讚不停，可是那位公主似乎也是個聽慣奉承的人，對這套一點也沒反應，只是淡淡笑了下，便道：「不知幻親王殿下可否讓香香入席了？」

裴千幻頓時一楞。這美人的音色聽起來意外低沉，不過卻很有磁性，一點也不像那些王侯將相家嬌媚的千金小姐，總喜歡以嬌滴滴的腔調說話，做作得令人頭皮發麻。

「哦，本王真是糟糕，在這裏香香公主是主，本王為客，豈有客人不讓主人入席的道理呢，公主請上座。」他急忙伸出手，想讓美人公主牽著自己，可是于香香就像是沒看見似的，直接從他身邊走過，只留下一陣宜人清香。

裴千幻沉醉於公主身上的香氣，一時間有些恍惚，還是九圓在一旁出聲提醒，方才讓他從自己的綺想世界裏脫離出來，回到現實。

「殿下，公主不喜生人，多有怠慢，望殿下莫要介意。」怕自家公主禮數不周，九圓急忙出聲。

可裴千幻根本就沒放在心上，聽聞此言後，也只是笑著搖頭。「公主性子直率，本王最喜歡這樣的人了，怎麼會介意呢？剛剛還要請公主莫怪本王失禮才是。」重新入席，他的雙眼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于香香，恨不得一眼看進那白色面紗，一睹神祕公主的傾國之色，以解好奇之心。

于香香則是自動略過那熱切而充滿期待的目光，在心裏暗罵。這個看起來比自己還稚嫩的幻親王，莫非就是傳說中的繡花枕頭？竟然看著她露出一臉色相！就算她嫁去東籬，也是嫁給他的皇兄，成為他的嫂嫂吧？

一旁的九圓始終陰沉著臉，見到裴千幻這麼直接表露對公主的喜愛，再也無法裝做無動於衷，他稍稍挪了挪身子，擋住對方的視線，拿過酒壺替他斟滿。

「末將敬殿下一杯。」說罷，搶先一飲而盡，接著死死瞪著對方。

裴千幻雖然平日不會喝酒，但感受到九圓莫名的魄力，心裏有些發毛，不敢不喝，只得還禮，將杯中的酒喝下肚。

一杯烈酒喝下，他只感覺到喉嚨裏火辣辣的燒成一片，腹中也慢慢暖了起來，漸漸的，連頭腦也跟著發暈，面前的美食美色更是變得模糊，他努力支撐著自己的身子，想保持清醒。

但那些西闢官員們見九圓都帶頭敬酒了，也一個個輪番上前，很快的，裴千幻身邊被人群圍得水洩不通。

隨著一杯又一杯的烈酒下肚，他的腦子也糊成一團，最後只記得那位美人公主似乎在人群中朝自己頻拋媚眼，不禁嘿嘿一笑，接著就醉倒在桌子上，不省人事。

「恩公，這個幻親王真的不會發現嗎？」

「以我對他的智力判斷，絕對不會。」

迷迷糊糊之中，裴千幻似乎聽見了兩個人的對話，可是對話的聲音虛無縹渺，很不真切，只是湊巧聽見「幻親王」這個詞，他才稍稍清醒。

頭還是很痛，他感覺自己的身子一晃一晃的，像是在坐船，晃得他想吐。

皺起眉，他難受得呻吟出聲，那個對話聲頓時消失不見。

「嗯……」掙扎著睜開眼，映入眼簾的是張美麗的臉，眼眸如同出污泥而不染的睡蓮般純淨，唇若朱丹，眉如柳葉，秀麗又不妖豔，讓裴千幻當場楞住，只能呆呆的看著那人。

「醒了？」那人尚未多言，身邊另一個穿著紅色衣衫，做丫鬟打扮的少女就湊過來，略帶驚喜的問。

那少女長得很平凡，皮膚還有點黑，被紅色的衣服襯得膚色更暗了幾分，裴千幻忍不住把視線轉回第一眼看見的美人身上。

果然還是美人賞心悅目啊！他眨了眨眼。這世界上真的有這樣的天仙嗎？莫非這就是那位傳說中的……香香公主？

「你……醒了？」美人低沉的嗓音在他耳邊響起，聲音似乎和之前的于香香有些不同。

裴千幻疑惑的看著她，遲疑地問：「妳是……香香公主？」

美人一楞，隨即笑道：「怎麼，幻親王還記得香香？真讓香香受寵若驚。殿下的頭痛是否好些了呢？」

說罷，一隻冰涼的玉手便輕輕放到裴千幻額頭上，他頓時感覺到自己的血液上湧，臉熱了起來，更加癡迷地睜著大眼睛盯住那位美人。

莫非公主也喜歡上自己了？一想到這裏，他就忍不住激動，握緊拳頭，哪裏還記得剛剛覺得可疑的是什麼。

「公主，幻親王看起來沒啥大礙了，再留他在車裏怕會遭人閒話，不如就請幻親王下車，改騎馬吧。」紅衣丫鬟努了努小嘴，朝裴千幻投來幾道不善的白眼。

裴千幻這才發現，自己正坐在一輛馬車之中，所以才會覺得一路都在晃，只是自己什麼時候上馬車了？而且東籬的隊伍裏有馬車嗎？按照規矩，必須是用八人大轎將新娘子抬回東籬才對啊……

「幻親王，昨日殿下醉酒不省人事，香香今早便自作主張，將那轎子換成馬車，除了可同時載我主僕，順帶還可照顧殿下。香香知道東籬的習俗，所以等到了東籬國都，一定會再換回轎子，還望殿下不要見怪。」美人輕聲說，一面低下頭，只能看見長長的眼睫微微搗動著。

裴千幻見她如此楚楚動人，哪還有心思責怪她，只是憨憨一笑，「公主殿下客氣了，都是本王不好，不該酬酒，險些誤了大事，還要讓公主殿下出面打點，實在是罪過罪過！公主殿下這主意真好，本王一路坐轎子過來著實覺得累得很，這下有了馬車，公主就不會累了，果真是聰慧過人呀！」

一邊誇讚美人冰雪聰明，他一面湊近身子，剛剛要伸手觸及美人細嫩的手背，那紅衣丫鬟卻一下子擋在自家公主面前，很是戒備的看著他，冷冷說：「現在殿下身體無礙了，事關我家公主名譽，奴婢斗膽，還望殿下下車騎馬。」

裴千幻不禁惱火，狠狠瞪著她，暗道：妳家公主很快就是本王的王妃了，到時候看本王怎麼收拾你。

自小他裴千幻想要的東西，還沒有誰能夠阻擋住的。

「小雨，不得無禮。」美人拉了拉丫鬟的胳膊，又對裴千幻扯開一抹歉笑。「丫頭被香香寵壞了，希望殿下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追究……」

一看是公主求情，裴千幻的臭臉頓時換上一副笑顏，兩個酒窩深深凹陷，可愛的模樣讓公主也不由得臉紅了一下。

「那本王就不打擾公主休息，先出去了。」裴千幻一邊挪著身子，一邊在心裏想，看起來這位公主對自己並非毫無意思，那他可要好好把握，一步步擄獲對方的芳心，最後再用洛宰相出的主意，一舉將公主變成自己所有，那麼皇兄便也無法和自己搶公主了。

喊停了馬車，他跳了下去，又花了很大的功夫爬上馬背，拉起韁繩，隊伍才又一次走動起來。

裴千幻緊緊握著韁繩，片刻也不敢大意，生怕自己駕馭不住馬匹摔下來，在美人的面前丟臉。

看著車前那一搖一晃的身影，車上的公主深深嘆了口氣。這位王爺似乎連騎馬都不會，真令人擔心他會不會在半途中摔下去……

「安啦，真這麼草包的話，東籬王也不會把他派出來了。」紅衣丫鬟拍了拍公主的肩膀，語氣很是不屑。

公主這才放下車簾，重新穩坐在車廂裏。

車裏只剩下主僕倆，只見紅衣丫鬟很放肆地打量著「公主殿下」，一面莞爾地調侃，「恩公，原來你裝女人也這麼像，我還以為只有我會裝呢！」

「人在江湖，就必須學會各種生存之道。」假扮成于香香的冥魅又嘆了口氣，手摸向身邊的古琴，古琴中就藏著他的劍。

人在江湖，特別是做為一名時常都得易容的殺手，必須將各式各樣的人都扮得十成像，無論男女老幼，無論身份地位，這是一名優秀的殺手該有的技能，也是保命的絕招。

「哦……可是恩公，就算你假扮我，也用不著對那個幻親王這麼好吧？如果是我的話，才不會理睬那個登徒子！」真正的香香公主，也就是被冥魅易容成丫鬟的于香香很不屑的說。

冥魅頓了頓，沒回答。

雖然裴千幻確實像個急色鬼，但是當他看見那張幼嫩的可愛臉龐時，卻始終壓抑不住自己的喜好，一再任他造次。

「不過好在那小子夠笨，不然我們也沒這麼容易蒙混過關。」于香香蹠起了腿，很是隨意，壓根不像養在深宮裏的矜持公主，反而像個江湖小混混。也就是她這種江湖中人的氣質，使得冥魅沒有和平時一樣拒人於千里之外。

不過那個裴千幻，卻更令他覺得特殊，特殊到一向不喜歡與人打交道的他，也產生了一種想要抱抱他、摸摸他的衝動。

只是這股衝動，在想到這次的任務之時，就自然化為烏有。

自己所接到的任務，是去刺殺東籬王，而東籬王又是那個傢伙的親兄長，自己和他，始終都會變成仇家……

想到這裏，冥魅的眼神黯下，掀開車簾，看著那人的背影，心裏竟然有點痛，可是為什麼呢？

心痛的感覺，他明明早已忘記，早已拋卻的……

裴千幻並不知道自己離開車廂後，裏面發生了什麼事，他騎在馬上，抬頭挺胸、氣勢洶洶的走了一小段路，身子就漸漸低了下去，最後也顧不得形象，直接貼在馬背上。

這該死的鬼天氣！

恨恨的抬眼看了看頭頂那輪烈日，他熱得渾身淌汗，卻又不敢騰出手來為自己搧風，怕不聽話的馬兒將自己摔下去。

他再一次咒罵著皇兄，竟然把他派來吃這麼大的苦頭，如果之後皇兄還不把公主許配給自己的話，那就是天下最可惡的兄長，他一定會到母后面前去告好幾狀，吵得他日夜不得安寧！

「水！」他頭昏腦脹的叫了一聲，身邊隨從立即遞上水壺，捧到他嘴邊，他懶懶的張口，咕嚕咕嚕猛灌了幾口涼水下肚，方才感覺到一絲涼爽。

回頭看向馬車，發現車簾正好掀起，露出美人的一張絕世容顏，只見對方的盈盈雙眸正望向自己，他不禁心中大喜。

美人心裏果然也是有他的！裴千幻思及此，連忙想展現自己的馬上英姿，猛的一拉手中的韁繩，想來個策馬奔馳。

可馬兒原本走得正順，被他這麼一拉打亂了步伐，身子一顫，稍稍抬起前腳。

接著，只聽見「哇」的一聲，可憐的幻親王便滾下馬背，摔了個狗吃屎。

這下護衛們再也不敢讓他騎馬了，如果幻親王再次墜馬，摔出個什麼毛病，那他們回到東籬後，肯定少不了一頓責罰。

於是一番商討後，裴千幻如願以償的又重新坐進車廂，和他仰慕的美人並排而坐。冥魅隨時都能夠感覺到身旁的少年用極為熱切的目光看自己，只好稍微側過臉掩飾自己的真正心思。其實他何嘗不是想快快擺脫掉這一身沉重的衣服，將那可愛的人緊緊摟入懷裏。

于香香本來很不願意和裴千幻同坐一車，但看他死死盯著假扮自己的冥魅，露出一臉癡迷的傻樣，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
「哈哈！殿下，你是不是喜歡上我們家公主了啊？」

這一句玩笑話卻得到裴千幻難得嚴肅認真的回答。「我的確很喜歡公主殿下啊。」

「呃？為什麼？」于香香追問，這兩天他們並沒有多接觸，而且自己也沒少給對方白眼過，這好色的幻親王會有什麼喜歡她的理由？

「因為公主是個美人！」裴千幻說的理直氣壯，一點也不拐彎抹角。他本來就喜歡美人，也不認為貪圖美色有什麼不對，難不成要娶個醜八怪回家當妻子嗎？

于香香差點被噎著，她還是第一次聽見有人直接說喜歡的就是自己那張臉的，雖然此時那張臉是貼在冥魅身上。

「美貌嗎？殿下不覺得這種喜歡過於膚淺？」過去那些巴結自己的男人，其實也都是衝著她的容貌和地位而來，可嘴巴卻不如這位幻親王老實，總說什麼公主心地善良、品德端莊、溫柔善解人意等等的馬屁話。

她其實一點都不善良，一點都不端莊，也一點都不溫柔，那些人說的沒有一項符合自己，這讓她很是失望。原來自己除了外貌和公主的身份外，真的一無所有，大概也是如此，所以才遲遲無法打動九圓吧……

「膚淺？為什麼說本王膚淺？」裴千幻可沒注意到對面丫鬟的黯然模樣，心中怒火騰騰。

這該死的丫頭，不但阻撓他想和公主同處一室的大計，還總是在公主面前貶低他，她和他有仇嗎？

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追求美人是天經地義的事，本王喜歡公主也是順應天命，何來膚淺之論？公主若是也能喜歡上本王，就算是兩情相悅，在天比翼，在地連理，又怎能叫做膚淺？」裴千幻說得滿嘴大道理，這些全都是平時陪皇太后看戲學來的，虧他還能記得幾句台詞，「總之，本王是真心愛慕公主，還望公主……」

「真心？」回過神，于香香一聽見這兩個字，忍不住嗤之以鼻，再看了眼冥魅，又很想笑。

這個幻親王到底有沒有發現，現在的公主根本就不是真的，他所喜歡的也就是那一層人皮面具，談得上什麼真心？

「如果公主不小心毀容了，殿下可還會喜歡？如果換了張醜臉，殿下還會這麼仰慕公主嗎？」她不用問都能知道答案，自己不就頂著一張平凡面容坐在他對面，而他不是照樣厭惡自己，只盯著冥魅看？

「那……不喜歡。」裴千幻嘴一撇。他對美醜一向很挑剔，平時也從來不說什麼虛偽的假話，此刻更直接的承認了自己的好惡，說得連于香香也感到詫異。

這個幻親王，說話總是這麼直接，他就不能多拐個彎嗎？于香香心裏惱火著，因為這樣直接的話聽起來，總不是那麼順耳。

冥魅一直沒有加入他們的爭論，但是聽到裴千幻的回答後，也抬起頭來看他，心中閃過一絲不悅。

這小子的意思是說，如果自己不是貼著于香香的假面具，那他也不會這麼纏著自己了？

又想到那天在屋子裏，裴千幻對自己表現出來的厭惡，冥魅的心沒來由的更加涼透。